

# 大時代裡空軍眷屬的小故事——

· 劉先昌 ·

## 月琴大姐的尋親之路

小序：

月琴大姐自幼被姨媽帶在身邊，在一九四八年局勢遽變，家父母沒有見到大姐，只有帶著大哥二姐，肚裡懷著二弟匆忙隨著空軍來到臺灣。四十年時光中，我們只在家中陳舊的相簿裡看到大姐兒時的模樣，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再見到她。一九八七年，蔣經國總統開放老兵回中國大陸地區探親政策，一時兩岸都在熱絡尋找親人。一九八八年下半年，弟弟從報上尋人啓事中看到大姐找尋親人消息，立刻聯繫帶信回來的老兵范先生，終於和遠在四川自貢的她聯絡上。文中就是大姐四十年來尋找親人心聲，由她口述我潤飾成本文，作為大時代兩岸親人分合見證。

八歲那年，我第一次從別人口中知道我不是姨媽姨父的親生女兒，當時我們住在成都，家裡有一張照片，上面有姥姥、姨媽，還有我的媽媽及弟弟，我則站在旁邊，上面好像還有其他好多人，現在都記不得了。

這張照片和其他有關爸爸媽媽的照片，在一九五八年，姨媽全部寄給了在貴州的三舅。後來又聽人講說我是一個棄嬰，因為姨媽姨父沒有孩子，從孤兒院把我抱回來。還有一個說

法，我是姨父在抗美援朝戰爭中，犧牲戰友的孩子，姨父把我領養回來。那個時候因為年齡太小，姨媽姨父也非常愛我，感覺不出親生和非親生的差別。直到一九五九年姨媽去世，小舅舅從貴州來到自貢，處理完姨媽喪事後，他要帶我回貴州。當時很多人告訴我不能走，因為舅舅已經有四個孩子，又在火車站做小工，舅媽沒有工作，我去只能是他們的負擔，何況



民國38年，月琴的爸媽於桃園建國四村與其弟妹合影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
養我長大的姨父也捨不得我離開，我也捨不得姨父，於是我仍留在自貢。

姨父重新結婚，自從家婆（姨父再婚妻子）進門後，就鼓動姨父抱她姐姐孩子當兒子，又要另一親戚孩子做她的兒子，就深深地傷害我的自尊心。那時候我才體會到不是親生女兒的痛苦。我常想爸爸媽媽為什麼會不要我，為什麼給了我一個生命，又不給我一個家。

八十年代，小舅舅得了癌症，把我從四川叫到了貴州。他告訴我，爸爸是上海人，媽媽是河南人，爸爸媽媽已經去了臺灣，爸爸是空軍機械士，曾經在四川遂寧、北平等地工作過。那個時候，爲了找爸媽，我懇求自貢對臺辦事處的溫主任，請他們想一切辦法，找到我的父母和弟妹。特別是葉劍英對臺發表了「告臺灣同胞書」之後，我找爸媽的心更急切了。我會下定決心，無論父母在哪裡，我一定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們，有時覺得我實在太可憐了，長到這麼大，還沒有見到爸爸媽媽。



月琴父親抱著一歲的她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
自從蔣經國總統開放了老兵回中國大陸地區探親後，只要聽到有從臺灣回來的人，我就會買一瓶酒，一盒自貢火邊子牛肉，帶著和爸媽弟妹在北平合影照，請他們帶到臺灣幫我登報。曾記得在沒有開放探親前，臺灣空軍飛行員王錫爵駕貨機到中國大陸。聽到消息後，我立即給王先生寫了一封信，因為我想到他是空軍，有可能認識爸爸，所以我就向他打聽。他的回信是這樣說的：「他不認識父親，但是他相信，我的父母在臺灣一定

住於貴陽，會在貴陽找我。在寫信給相關部門後，他們都答覆我，因爲提供的資訊太少，暫時無法協助找到親人。那一段時間，我常常去廟裡，祈求菩薩保佑我能找到我的父母，能找到我的弟弟妹妹。

一九八八年，姨父病重住院，自貢無法給他治療，我送他去內江醫治。那天從內江回來已經很晚，一個同事告訴我，自貢衛生學校回來一位臺灣老兵范先生。我又燃起希望。第二天一早，就帶上照片和禮品拜訪，並

很想念我。」和爸媽合照那張照片，我一洗就是一、二十張。爲了找爸媽，我給上海、成都、貴州、北京的公安局都寫了信，還給中央電視臺也去了信，因爲當時中央電視臺有一個節目是專門協助尋找親人的。也會給省市紅十字會寫信，我怕爸媽他們也會找我。因爲爸爸走時，我們住在成都，我想到爸爸一定會再到成都找我。給貴陽公安局寫信，是考慮爸爸會想到舅舅居



將我的情況告訴了范先生，他十分同情我。這一次，我對范先生抱著很大期待，因為我看他非常真誠熱情，相信他一定會為我登報尋人的。

十月份的一天晚上，我下班回家後，收發室有人在樓下叫我，「月琴！有你的電話。」我問他哪裡來的？他說「臺灣！」我一聽是臺灣電話，人激動得幾乎暈過去，渾身沒有一點力氣。老天啊！我真的找到爸爸媽媽了嗎？當下過份激動，我一步也走不動了，由我的女兒豔子扶著我，走到汽車公司收發室去接電話。到了那裡，對方已經把電話掛了，並說半小時過後會再打過來。在等待對方電話時候，我感覺比半個世紀還長。電話終於響了，他告訴我是弟弟的友人，回桂林探親，弟弟托他告訴我，家人已經得到我的消息。當時我好高興，我不停的流著眼淚問：「我爸媽好嗎？弟妹好嗎？」他表示「都很好，你很快就會得到他們消息的！」

記得十月七號那天，我就收到爸



月琴大姐於自貢家中之留影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
爸給我寄來的長信。爸爸詳細說明家裡情況，我有五個弟弟，三個妹妹。我好激動好高興，連周圍的同事朋友都為我高興。隔天我抄下爸爸留的電話號碼，立即到自貢市郵局打電話，因為當時電話還沒有普及。到了郵局後，終於和爸爸通上了話，我是一面打著電話，一面不停地掉眼淚。在這之前，我常常想著，只要知道爸爸媽媽還健在，只要知道我的弟妹很好，就滿足了。今天我真的通上電話，我好高興好雀躍。那一夜，我幾乎是沒

有入眠。又隔了幾天，收到一封電報，要我隔天到成都雙流機場接機。唉呀！我真的像做夢一樣，我真的要見到我的爸爸媽媽了嗎？

第二天，我把爸爸名字寫在紙版上，字寫得很大。我們在機場賓館租了一間套房，等爸爸媽媽來到後，能好好休息的地方，當時交通不發達，當晚無法趕返自貢。在機場入境關口，好多接機的人都是逢人就喊，這個叫表叔，那個叫舅公，但實際上並不是。出來好多好多人後，仍然沒有見到爸爸媽媽。唉！我當下好失望，以為爸爸媽媽今天不會來了，我又等了再等，終於看見一對年長夫婦走出來。畢竟是至親，因此我一眼就能認出來，我確信他們是我的爸爸媽媽。爸爸看見我們舉著他名字的牌子，往我這裡走來。媽媽出來一下子就抱著我，她不停地說，孩子不是我們不要你，不知時局成了這樣。媽媽告訴我，她每天晚上關門，都好像把我關在門外一樣，我既喜又泣，終於見到我魂縈夢牽的爸爸媽媽，

情緒激動的難以控制。

爸媽這次來探親時間來去只有一個星期，時間太短太短，要說的話沒能說夠。但緊接著隔了不到一年時間，爸媽又來探親。第二次我又同爸媽在白貢見了面，這次他們待了一個多月，也到了貴陽去看媽媽那邊的親人。爸媽回去之後，我就常常與爸爸通信，稟報我在白貢的生活情況。

一九九五年，我第一次踏上了臺灣的路，見到了弟弟妹妹及所有親人，看到弟妹每個都很優秀，有做將、校軍官的、有在大學、高中做老師的，我高興得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。在臺灣見到了弟弟妹妹，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福，也非常高興。同弟弟妹妹在一起，我完全沒有陌生感，好像我同他們從小就是一起長大的。第一次去臺灣我住了三個月，每晚睡覺時我都感覺是在做夢一樣，就怕醒了之後，這一切都不在了。爸媽對我的關懷，弟妹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，安排我環島旅遊，我真的覺得滿足與慶幸。二〇〇二年，我再次去到臺灣，是專門為爸爸八十大壽的行程。在臺灣，我每天過得相當開心，但是我又會想起四川的親人，特別想我的外孫女，只要她給我打來電話，我就會整夜睡不著覺。

現在我已經快十年沒回到臺灣的家了，我常常在想，我的家在哪裡，我總覺得有父母的地方才是我的家，特別父母年齡也大了，媽媽又病在床上，所以我非常想念。有時候我非常羨慕弟弟妹妹，他們能經常與爸媽團聚，現在我這種羨慕已經變成嫉妒了。記得在沒找到兩老之前，每到逢年過節，都會傷心落淚，因為那個時候確實不知道爸媽是否還健在，也不知道弟妹們安好否？自從兩次回臺灣家之後，知道大家過得都很好，心中得到很欣慰，我常常期盼能同父母在一起，能與弟妹們在一起。

離開爸爸時我一歲，離開媽媽時我三歲，現在我也是年近七十歲的人了，覺得時間流逝得太快了，更覺得與爸媽相處的時間非常短暫。做為家中長女，我沒有為父母分一點憂，盡一點孝，做為弟妹的大姐，我也沒有盡到一點照顧心意，心中常感內疚。所幸爸媽兩次來自貢，我兩次回臺灣，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，能常重溫這些照片，回憶團聚的情景

，讓我心靈得到很大安慰。在找到家人後，爸媽和弟妹在經濟上對我有很大支持，我深深感謝。現在我最大的期望是爸媽弟妹健康平安，希望侄輩們事業有成，今天我謹以此回憶，獻給爸爸九十歲生日，祝爸媽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。我和爸媽相處的時間太短，如果有來生，還希望再做爸媽的子女。



月琴參加父親八十大壽之留念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